



白兔子系列

癡 心 愛 戀

台灣 羅潔

第一章

“在一个冷得令人发抖的伦敦夜里，贫穷的孤女茉莉和英国最古老家族的继承人德安伯爵的相遇，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个悲剧。那天晚上，被舞会喧闹声吵得不安宁的德安伯爵急促的敲开厨房的厚重木门，本想躲在这里图个清净的时候，骤然在火光中乍见到这美得清灵、不沾染世间俗气，年轻漂亮却显得稚弱的茉莉，他心中猛然一动，觉得内心深处最纤细的一根神经被轻轻挑起，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好温柔的笑，朝着她笔直的走了过去。

突然间，房的门被人一把推开来，正伏在桌上奋笔疾书的江咏薇慌忙的取过一本厚重的书，压在散落桌上的那叠稿纸上，回过头来笑嘻嘻的望着年逾半百，风韵犹存的王孟婷。

“老妈，你怎么进门前也不先敲一敲呢？害我吓了好大一跳呢！”

“哟，我把你养了这么大啦，连进门的权利都没有啊。”王孟婷眼尖，早已看到厚书下露出的这一小截稿纸，叹道：“唉，你怎么这么死心眼，还在写什么小说呢？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，整天傻乎乎的，还不如找

个人嫁了，也省得我整天为你操心。”

江咏薇嘟着红艳艳的小嘴，不依的说：“老妈，我才二十四岁呢，现在哪有人这么快出嫁的，我还想多待在家里好好孝敬你和老爸。”

“你少给老妈我灌迷汤。看你大哥！大哥相堰搬到美国定居后，我和你爸最放心不下的就你了。早在半年前，你哥哥们就催我们两个老人家去美国和他们一起住，可就因为你不肯去，所以我们也一直迟迟未动身。小微啊，你给我老实说，对于皓伦这孩子，你心里究竟是什么打算？”王孟婷直勾勾地瞅着她，对于这宝贝女儿的心事她也多少了解几分，但做父母的总是心疼自己的子女，她绝不希望咏薇如今的无怨无悔却换来日后至深的遗憾。

提起确皓伦，咏薇那张雅致清灵，温婉秀丽的年轻脸庞顿时散发出一股动人的风采，她双眸亮晶晶的回视着母亲，“我没什么打算啊，他就快出狱了，应该是他自己作打算才对。哎呀，今天是星期几了？是不是又快要到去看他的时候了？老妈，你怎么也不提醒我呢？”

孟婷无奈的看着她懊悔的神情，宠爱地拢拢她那乌黑柔细的长发，“还有三天呢。下个月他才出狱，日子过得也真快！三年的时间就这样一溜烟似的过去了。”

咏薇幽幽的舒了一口气，“我们当然是觉得日子过得快了。可是对皓伦来说，他这三年真不知是怎么熬

过去的，在牢里吃不饱睡不好的，他那个混蛋老爸竟连一次也没有去看过他，想来就令人心寒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呢？父子之间还有多大的仇啊，何况皓伦还是他的亲生儿子，总不会只为了那个刘伶俐而牺牲皓伦吧！”孟婷咋舌，喃喃的说：“说起他们罗家真是烂帐一大笔，光是有几个臭钱又有什么用，现在的房地产和保险业普遍的不景气，罗氏企业也只空有华丽的外表而已。罗彦谋毕竟是观念老了，赶不上时代啦，他从前这套生意的手腕，交际应酬的作法落伍了，加上几年前娶了个刘伶俐，闹得家里整天人仰马翻，更糟的就是皓伦了，没事跟她起什么冲突嘛，也不会落到现在这种情形。”她感慨的摇着头。

她的夫婿江轩豪的事业做得虽不如罗彦谋的罗氏企业那么庞大，但也是房地产业的佼佼者，最近虽已呈现半退休的状态，但名下所属的各个分公司依然蓬勃发展，交易线上热闹得不得了。因此久而久之，在丈夫的熏陶下，她对于这个圈子的人事也是耳熟能详，其中自然包括爱女喜爱有加的罗皓伦。

“老妈，你别再说了。想起皓伦那妖媚的后母，我就忍不住起鸡皮疙瘩，明明是她自己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去才流产的，偏要赖在皓伦身上，而皓伦又一时冲动，竟咬牙认了，若不是他那个硬脾气，他爸爸也不会气到闹上法庭去。”

咏薇蹙着眉头，一想起那张孤傲英俊的脸，淡漠的站在法庭上聆听法官的宣告，只在步出法庭时，他

漂亮的嘴角才扬起一抹冷笑，像是在控诉人世间的荒谬无情，也象是在回应他父亲严厉的指责。有好几次，她都在他脸上看到这种刺心的冷笑，她多想为他抹去，只可惜她的力量太小，只能象个朋友一样待在他身旁说些聊胜于无的安慰话语，天知道她有多痛恨这种情形，只是她除了这样做以外，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帮他了。

“总之！这都怪他们罗家的风水不好。人家说富不过三代，到罗彦谋这一代，他们也算是富到头来，接下来就看他们怎么惨吧！”孟婷断然的作下评语。

“老妈啊，留点口德吧，怎么这样说人家呢？”咏薇挑了挑眉，淡淡的笑着，忽又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，“堂姊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瞧你这个没记性的，不是下个星期一吗？刚好是你见到皓伦的第二天她就回台湾了。”孟婷眼光闪烁不定的斜睨着她，“这不是很适当吗？你先去见皓伦，再去接如雯，这样两个人的心意你都可以确定了，对吧？”

咏薇的脸倏地羞红得有如玫瑰花般，她忸怩不安的说：“老妈，你说到哪里去了嘛！皓伦他从来只把我当朋友，当妹妹，在他心中一直爱的除了堂姊，再也没别人了。”

“是三年前。我就不相信这三年来他对如雯的心意一点也没变，何况，当初他一入袂，如雯就躲到英国去念书，这对他的打击肯定很大。”孟婷想起当初如雯

的决绝，心中犹有余悸，这个从小寄住在她家里的女孩，竟有如此薄情的一面。

咏薇长叹了一口气，“谁教皓伦是那么坚决不为自己辩解，放弃了争辩的机会呢？他要是一直不说，连我都要误会他了，更别说心思纤细的堂姊了，只能说是命运弄人！她微托着腮，发起愣了。

“好了，别替人家担心啦，多关心你自己吧。最近天气很好，出去走走，不要整天待在书桌前，写那些风花雪月，没有什么用的爱情小说。家里又不缺这几个小钱，别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，才来喊腰酸背痛的，到时候又教你老爸教训你。”孟婷不以为然的捏捏她尖削的下巴，无限怜爱的告诫着，爱女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知道啦，我最最唠叨的老妈。”咏薇站起来，撒娇似的偎进了她宽厚温暖的怀抱，“可是啊，我就是偏偏喜欢听你的唠叨，因为我最爱你了。”

“少灌迷汤。不打搅你了，你继续写吧，不过记得要……！”她话还没说完，就有一只食指在她面前晃动着。

“多活动筋骨，不要等到腰酸背痛了才知道太累。”咏薇俏皮的将话接了下去，又可爱的伸伸舌头，“我早会背了，你瞧，我不是在活动筋骨了吗？”

说做就做，她马上伸展腰肢，做了几个柔软动作！逗得孟婷笑了出来。她抿抿唇，无奈的望着这个顽皮的小女儿，“随便你啦，我熬了一锅冰糖燕窝，累了的话就来喝一碗吧！”

咏薇最嗜吃甜食，一听到有好东西可吃，马上笑得有如春花般灿烂。“我要我要！我迫不及待想吃老妈拿手的甜点了。”她催促母亲快走，“老妈，快快快，我饿了，我可以喝上一大碗呢！”她挽着她的手臂，不甚淑女的蹦蹦跳跳着。

这小巧精致的卧房里少了这对母女的喧闹声，顿时冷清了下来，窗边风铃声叮叮咚咚的，淡淡的阳光照进了白色的窗帘，亮晶晶的射在那叠稿纸上，露出了两截洁白的纸张，以及一连串娟秀整齐的文字，上面正写到：

“茉莉在过往十几年的岁月中从未感受到的欢快愉悦，如今全部在她眼前实现；她仿佛是神话里的仙杜瑞拉“踩着不现实的步伐，飘飘然的作梦着……！”



咏薇一大早就套上了轻便的薄呢外套和牛仔裤，束起了马尾，便兴匆匆的来到素有“天下第一所”之称的土城看守所。她并没有等多久，就见到了服刑期间表现良好，已不用透过对讲机就可以直接会面的皓伦。

他依然是那么英俊挺拔，长长的眼睫毛静静他覆于他那黑黝的眼眸上！鼻梁和那薄而有性格，棱角分明的嘴唇，令她心跳加速，芳心怦然。在狱中的九百多个日子并没有磨去他的傲气，反而使他变得沉默内敛，这令咏薇既感慨又心痛，他把自己封得更紧了，

难道真只有美如天仙的如雯堂姊才能看透他的心房吗？

“嗨，我又来了，这次是第一百一十三次的会面了，也是你第九十八次见到我。这回我给你带了很多你爱吃的东西，有鸭舌头、卤豆干、鸡翅膀，都是我老妈亲自做的，我知道你不爱吃甜食，所以带了很多烧烤的食物，希望你会喜欢。”她愉悦的说着，眼角眉梢全是笑意。

皓伦淡漠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一股好温柔的神情急速地显现，快得咏薇根本看不清楚就消失了。“多谢你，还有伯母。”

“我老妈很喜欢做这些吃吃喝喝的，她一点也不嫌麻烦，好几天前就在准备了，而且她最喜欢做给你吃了。每次堂姊带你回家吃饭就是她最开心的时候，因为你都不挑食，把每盘菜吃得精光。”

咏薇想起那段时光，就禁不住扬起一抹微笑。如雯堂姊是皓伦政大广告系的学妹，堂姊一进政大，就被人捧为系花，天之娇女的她自然而然便和当时系上杰出的才子皓伦配成一对，那时她还只是个高中生，除了强大的联考压力外，还得整天看着金童玉女他们卿卿我我。她后来常会不自觉的想，那次联考失利，只考到淡江中文系，是否因为受到单恋的刺激呢？

皓伦抿着薄唇，思维也跌进了那段距离他已经很远的岁月里，他涩涩的说：“是啊，我还记得伯母的拿手好菜，我那时每天都在期待到你家打牙祭的日子呢！”

“很快就可以了。你下个月就可以出狱了，这次说不定是我和你在这里最后一次的见面，不久你便能自由的呼吸外面的空气了，而且你到时可以到我家来，我老妈一定高兴极了，她会迫不及待他表现她的拿手好菜。”泳薇兴高采烈的计划着，却见到他犹疑不定的神情，她不禁蹙紧了眉头，“怎么了？你不想去我家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出去后的生活罢了。”望着她关切温柔的凝视，皓伦突然有一种想要加以解释的欲望，他润了润唇，才又道：“你看，我在这里已经三年了，外面的世界变得怎么样，我已经很陌生了。除了你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话，也没有任何人来找过我，若出去了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其他人。”

“你是指你父亲，罗彦谋？”泳薇一语道中了他的心思，见他英挺的双眉拢在一起，她的心也放软了。“你就像三年前一样，挺起胸膛走回罗家吧！就像我老妈说的，父子之间哪有隔夜仇的，不管你以前对他做过什么事，他都会原谅你的。”

皓伦的脸色忽然阴了下来，深邃的眼光闪现着危险的意味，“你也认为刘伶俐那一跤是我造成的？”

泳薇蓦然接触到他质疑的目光，心中忽然一痛，她不喜欢被自己暗恋的人这样瞪视着。“我不知道，你从来就不把真话说出来，要人家怎么相信你？”

皓伦神情复杂的凝视了她好久，倏他闭上了那双

今她心醉神驰的眼眸，“算了，我也没打算要人相信我。”口气既悲凉且无奈。

泳薇在心底发出了一声长叹，乐观的她故作轻快的笑说：“反正真相如何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快要挥别这种噩梦般的生活了，不是吗？这样吧，最近台北的变化的确很大，有很多地方都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你出狱后，我先带你到处逛逛再决定，好吗？”

见他不语，泳薇只好自我解嘲的又说：“你要是对我的陪伴不满意的话，你还有另一个选择，如雯堂姊明天就从英国回来了，你和她可以藉这个机会，好好玩个够，弥补这三年的不足。”

皓伦终于有点反应了，在她提到如雯时，他的双瞳收缩了一下，“她还好吗？”

“不错吧。呃，反正她就快回来啦，你自己看不就知道了。泳薇的心闪过一阵尖锐的刺痛。每次都是这样，只要一提到如雯，他都会有所反应，哪怕只是一个小蹙眉，都教她心痛不已。

皓伦幽幽的叹了一口气，“是我误了她！这些年来她一个人在国外也够苦了！”

泳薇咬咬唇，觉得自己象个花痴一样的坐在这儿，看着自己偷偷爱着的男人怀念另一个美丽的女人！这真是荒谬的情景。

皓伦见她默不吭声，手指无意识他画着桌面，仿佛当年的小妹妹又回到他眼前一般。他强打起精神，搜索着能再引起她侃侃而谈的话题，“小微，你毕业后

在做些什么？还在写作吗？”

泳薇的纤指倏他停顿，殷红的血色迅速蔓延在她粉雕玉琢的脸颊，她有些不好意思，没想到那么多年了，他竟然还会记得。

“也没有在做什么，你知道我一向很笨手笨脚的，做什么都不长进，只有偶尔作白日梦，写写风花雪月的爱情小说，赚点稿费而已，连我老爸都发火了，下了好几次禁止令，不准我再碰稿纸。但是，我除了写小说外，什么也不会，只好瞒着他偷偷地写罗。”她噤嚅着双唇低声说着。

“你别这么妄自菲薄。我记得以前你写稿写得最勤了，往往都是七、八张稿纸，当兵的时候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是我女朋友呢！”皓伦轻声的笑了笑，这是他今天第一次露出欢颜。这抹笑奇异的软化了他刚硬的线条，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许多，泳薇已经好久不见他如此轻松的模样了。

“这怎么能怪我，是你嚷着当兵很无聊，一定要人陪的！若不是你苦苦哀求，我又何必挖空心思，想出那么多的鬼点子给你解闷呢？”

皓伦感慨了许久，意味深长的瞅着她，当年那个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小妹妹，总在他生命中最空虚寂寞的时候，带给他欢笑。“小薇，这些年真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一直来跟我说说笑笑，我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”

“你不要这样说嘛，我会不好意思的。何况，在我

心中，你一直是那么坚强、仁慈、勇敢、有耐心的人。”咏薇漾出好灿烂的笑。

如同以往的，每回都能得到他友善的回应，只是今天他的心思有些漂浮不定，或许是因为即将离开了这待了三年的地方，也或许是因为他即将面对罗彦谋那一关，更有可能是因为如雯快要回来了。

咏薇深深的凝视着他，突然觉得她一点也不了解眼前这成熟内敛的男人，他已经变得含蓄！沉默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话就说，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人了。

桃园中正国际机场的候客室，因为一辆自英国伦敦飞来的客机降落，引起了一阵热闹的骚动。咏薇兴奋的伸长脖子，不住的往海关出口望去，终于，她看到了离别三年，容颜却依旧亮丽动人，身材高姚的江如雯。她马上进入人潮中，来到如雯的面前。

“堂姊，好高兴你回来了，坐那么久的飞机累不累啊？老妈和老爸都在家里等你回去一起吃饭呢！我们这就走吧。”咏薇又跳又叫的接过了如雯手上简便的行李！高兴之余，竟连如雯身旁那个高大挺拔，温文尔雅的俊逸男子也忽略了。

如雯抱歉地先对那男人笑了笑，才转过身来对咏薇说：“小微，我先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朋友麦守谦，我堂妹江咏薇。”

守谦伸出右手，礼貌的与咏薇握了握，在这短暂的一刻里，咏薇感觉到他们两人的关系不比寻常，但她只是紧闭嘴，以眼神询问着如雯。

“呃，小微，你先出去和二叔二婶说，我过几天再回去看他们。”如雯被这颇富探索意味的眼光瞅得心慌意乱，她迫不及待逃离这几乎令她窒息的地方。

“这怎么可以？我老妈早就在为你的事忙了好几天了，今天我出门前，她还一再叮咛一定要把你带回去，现在你突然这样说，教我怎么向他们交代嘛！何况你在台湾已经没有其他的亲人了，不住在我们家，你要住哪里？”咏薇那双大眼睛直勾勾的瞅着她，仿佛无法理解般的蹙起不赞同的眉头。

如雯咬着涂了玫瑰红唇膏的芳唇。

“如雯，你就先回家去吧，我们的事以后再说，让小薇等太久也不好，不是吗？”守谦俯低身子，在她唇上蜻蜓点水的一吻，便身形优雅的走出了机场，在外等候他的显然是辆加长型的宾士房车。

咏薇不禁发出惊呼声，“哇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，来头倒是不小。”

如雯的眼光幽远而迷离，且散发出一股揉合着崇敬佩服的目光，“他是国内广告界巨子，华联广告公司的总裁。”

咏薇淡淡的扬起双眉，俐落的把手中的行李塞进她那辆福特小车，发动了引擎，“我才不管他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，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你和他怎么会在一起的？”

如雯沉默了好久，才在咏薇不断的催促下长叹了一口气，“小微，当初我离开台湾时那种伤心欲绝的情

形，你最清楚不过了，在那时我遇到了守谦，他关心我、照顾我，给我一切我想在皓伦身上得到而未得到的，我选择他不是很自然的吗？”

咏薇吃了好大一惊，“你不再爱皓伦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现在是和守谦在交往，我们也很认真地考虑我们的未来。”如雯燃起一根烟，熟练的吸着。

“在英国三年，竟连烟也会抽了，是他教你的吗？”咏薇的口气酸溜溜的，她是在为皓伦抱不平。

“小薇，我也不求得到你的谅解。我知道你希望我和皓伦在一起，但事实是如此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就是不自觉的被守谦吸引。这一次，若不是他父亲要他回国接管华联，我和他也不会那么匆促回来。”如雯期盼能重拾往日姊妹的情怀，她焦急的扭自己的双手，殷殷的望向一直专注在前方路况的咏薇。

咏薇的心乱了，她该怎么办呢？就在昨天，她还明显地感受到皓伦那股积压在他心底的情绪下，一绪浅浅的情绪吐露，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如雯的关系。现在在不巧的杀出一个程咬金来，这教皓伦如何是好呢？

左右思量了好久，所有的芳心均是缠绕在皓伦的身上，她幽幽的叹了一口气，“堂姊，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误会皓伦了呢？也许他并不象他父亲所说的那么坏，何况，你们当年是很相爱的。”

“小薇，人是会变的，他也并不还是以前一样的好，可是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爱作梦的小女孩了。

我要的不只是体贴温柔，还要可以帮助我拓展事业的人。”她才不像咏薇一样，只要写写无关痛痒的小说就可以过日子的人，现在的她，可是个工作至上的女强人。

咏薇无话可说了，她不以为然的瞪了如雯一眼，静静地开着车。不用多问，她也可以知道如雯为什么要搬出江家了，八成是为了和那个叫守谦的男人双宿双飞，她忽然为皓伦感到不值了起来。

“别让我老妈他们知道。”

咏薇突然冒出的一句话，让如雯好生摸不着头脑。“什么？”

咏薇加强口气，“我说你要搬出去的事，先不要让我老妈他们知道，否则有你一顿挨打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！如雯为难着。

“过一阵子再说吧，等他们可以理解了再说也不迟，而且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过几天还得跟我去见一个人。”咏薇把车子驶下了交流道，开往士林的方向。

如雯狐疑的望着她，谨慎的问：“是谁？”

“皓伦。”咏薇以一种不容反对的神情回视着她，“再过几天他就刑期服满出狱了。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虽然不明白，但不管你现在对他是有情还是无意，看在那么多年的情份上，你都该去见他一面，给他加加油、打打气，尽一个朋友的本分。”

天啊，怎么跟她说，她都不明白，自己和皓伦的情缘早已尽了，再做什么都是多余的了。如雯又咬着

下唇，正想解释什么，车子却已停在一栋小巧的透天三层别墅前！这里正是她生长了二十多年的江家。怀着一种复杂情绪，她被风趣幽默的江轩豪和慈祥的王孟婷迎进屋里去。



这一餐吃得好不愉快，孟婷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来迎接这个几年不见的小侄女，在她母性宽大的胸怀下，是不容有任何的不自在与拘束的。

咏薇动容的望着自己的母视频频夹菜到如雯的碗里，而如雯是那么地受宠若惊，她应该好久不曾感受到这种家庭的温暖了。于是，吃过饭后咏薇便匆匆躲进卧室里，她突然文思泉涌，想把胸中的感动涓涓的写下来，把这一刻的情绪全化为文字记录着。

她摊开了稿纸，上面正写到：

“茉莉第一次挽着德安的手臂，踩着一直令她步履不稳的高跟鞋，走进了这个只有在打扫的时候才能进来的舞会大厅。德安的温柔催促，使她怯生生的把手故在他宽广的胸膛上，慢慢地跟随他的步伐，跳起华尔兹来。茉莉毕竟是有着吉普赛人善舞的天分，很快他，她轻盈的舞步震撼了厅内每一位嘉宾，水晶吊灯在她头顶上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芒，她就这样开心的笑着、跳着，直到夜晚再度的来临。她无视于周遭人们窃窃的私语，因为她实在太开心了，使她对四周的议论充耳不闻，而德安更是高傲的不予理会。就在这一

刻，茉莉真的相信这世上确存在着仙杜瑞拉这个人。”

突然间，她的房门被人轻轻地推开，加雯那张美丽动人的脸探了进来，“小薇，你在忙吗？我有事想跟你说。”她轻巧的走进来，脸上的神情有些不安。

咏薇连忙阖上稿纸，把床上许许多多的布娃娃和散落四周的小说书本全扫了开来，留下了一处空位让她坐下。“房间很乱，幸好你是从小就看习惯了。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，我现在文思正旺，还可以再写一、两千字呢！”

“我，我想来跟你说，我不去看皓伦了。他出狱时，你就帮我恭喜他，至于其他的，我想没什么可说的了。”如雯抬起那双无限哀愁的目光，祈求咏薇的谅解，此时此刻，她认为这样做对自己、对皓伦都好。

又是这件恼人的难题？冰薇克制自己不去摇醒她的举动，“你难道就这样不想见他吗？你于心何忍？我知道这三年来他没有忘记你，你忍心这样对待一个深情的男人吗？”

“我没有办法。”如雯低下了头。

又来了，什么叫作没有办法？咏薇深吸了好几口气，才道：“堂姊，只是去见他一面，跟他说几句话就好，当真有那么困难吗？”

如雯坚决地摇了摇头，“你别再说了，我心意已定。何况感情的事，一点勉强的可能性都没有，你别再劝我了，不打扰你写作了。”